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十四

人親屬門

祖父母

事類

鼻祖

一一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一為一或謂之一揚子雲方言

家祖

潘尼稱祖曰一
一頗氏家訓

王父母

逮事父母則諱一不

曲

大父行

鄭當時知友皆一

預知爲將

常設部伍祖父習

異之曰汝大

預憂及亂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

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

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

其殆乎此君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沒指孫曰比輩必遭亂亡及

漢之子綏死兄嵩哭

留硯與孫晉范喬年二歲時相

之曰吾祖其殆聖乎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

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

祖母以告喬喬執硯涕泣

晝像於壁

吳郡太守休祖父嘗爲

父乃下榻涕泣

祖名鄭

之難險身有遺腹子玄

以其手文似已名之

祖母命名

李百藥爲童兒時多疾病

日小同後鄭玄傳

齊宗元鄉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鄉在遠

念祖母病

輒心痛太病則大痛小痛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

號宗

侍祖母病

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扶

曾子

上養乃上表陳情臣以險匱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

劉愍臣孤弱寡母抚养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外无碩功強近之親內无應門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至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年九十有六是臣尽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臣不勝大馬怖懼之情

得芹歸獻劉殷當結草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忽有芹生於地一斛餘至生乃尽煮藥侍奉劉審礼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礼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必親

嘗而進元曰兒孝通

幽顯吾一願念間病輒聞

父母

孝養同

事類

尊親父而不親母
家人有——焉表記愛惡父母之喜而不忘父
母之謂也家人母之懼而无怨記

嚴君身者父母之——不逆母
母之謂也家人遺體可不敬乎祭義

有過諫而不忘父足而——敢——父母一出言不怒事父母
——記——仁——敢——父母可謂孝矣同上幾諫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身躰髮膚受之父喜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
記勞而——里仁——敢——傷孝經喜懼則以——則以——語爲政

不毀母立身行道——名於後皆有——之孟

揚顯立身行道——名於後皆有——之孟俱存君子
世以——父母孝經俱存有三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能——之不能養之母能
樂也兄弟无故一樂也尽心

生養父能——之不能養之母能

荀子論

劬勞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尔蓼蓼者莪劬勞无父何以无

銜恤入則

長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一日我顧靡至同上

怙恃

母何以出則

銜恤入則

幹蠱

初六丨父之丨九易蠱

竭力

事父母能

陟岵

行役思念父母也丨彼丨芳瞻望父丨

陟彼屺兮瞻望母芳詩魏風

循陔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丨彼南丨言採其蘭眷恋庭

闡心不遑安束哲補詩

不遠遊

父母在丨丨丨遊必有方語

不顧養

謂不孝世俗所

者五情其四支丨丨父母之丨丨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父母之丨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丨丨父母之丨丨不孝也父母之丨三不孝也

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色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

貪狼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

菽水盡歡

子路曰鳩

无以爲養死无以爲葬子曰啜

一飲丨丨其丨斯之謂孝礼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

臯魚也被褐擁劙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

李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

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无成失也夫樹欲靜而

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无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

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

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

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韓詩外傳

二金養親

曾子曰吾及親

仕丨丨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莊子曾子曰往而

不可還者親也

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推牛而葬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禄不及餞尚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

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傳

嘗百乘然猶北向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

百里負米

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

蹠曰家省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爲親一一一親沒

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遠枯魚街

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家語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蒙傲克諧以孝堯典大孝

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孟

武王達孝

孔子曰周公其一一一矣乎夫孝閔不間言哉

孔子曰孝子騫

人一一一於其父曾能養志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

母昆弟之一語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食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

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躰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

若曾子掌有爲不中曾晳怒援木擊之曾

者可也曾子受筆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

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一一一在側索而

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筆則受大筆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

陷父不義不孝

伯瑜泣杖

韓一一一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

孰大乎說苑

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

得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同上

仁傑望雲

唐狄仁傑授并州司法

太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

恭軍

親在河陽一一一登

是一一一爲益州至邛崐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躰柰何數乘此

險後以疾去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一道耶吏曰是尊

比其馭曰驅之一一一以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老萊戲綵

七十

嬰兒自娛著五色

采衣嘗取糲上堂跌仆因臥地爲黃香扇羽枕

一一一

躬執勤

小兒啼或弄鳥鳥於親側列女傳

暑則一床一寒

關中曾子

唐賈曾有高節里中號一龍親

即以身溫席

死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

號

張氏曾子

後張霸年數歲而知孝遜出入讀詩

飲食自然合礼人號張曾子

讀詩

廢講

顧歡隱天台山開館聚徒早孤哀哀父母輒書勸泣由是受孝者廢蒙義篇不復講南史

誦

詩既歎

後周磐養母嘗至汝墳末章然而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遂不應本博

休沐謁親

石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晨廁牕

身自潔洒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爲郡守

以爲常

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

奉檄養親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爲郡守

日往之喜乃爲親也

捨養入京

歐陽詹閩人也父母

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

雖其父母之心亦皆

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

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

也若詹者所謂以辭學歸養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志養志者於韓文

之曰孝者所以孝爲忠與孝

也諸生有父不歸省親者乎明日謁城

歸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秦人諱語借父耰鉏

立而賈誼策

鄴人剔股其自於曰彼自

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

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

門使勿輸賦欲爲後勤

鄴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

則於烹粉薺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牀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

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

其爲不幸得无甚乎韓文

作相親存唯元振

唐宰相二親存者一人李邕

撰郭元振

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

以爲榮今富丞相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

年大夫人薨有司議贈卹典云无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

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弼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出

未有

歸田侍養不仕

包孝肅公拯始及第以親老

官且十年人稱其孝

言行錄

及貴

思養

范文正公爲叅政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

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

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

享富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和藥

張密棄奎性篤孝爲御史時母病乃

斂戒

肉進之遂愈行狀

割股進糜

雷

子者名天錫年十一父疾甚

天錫從母奩中竊鬻刀剔股

縷

以進父

數下

瘳

病

傳

壽酒

詔許醉中禁詔許醉中禁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

詩集

恩光內帛擎偏重官衣著更香淮陰清夜驛京

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

一樂城隍

看畫曾飢渴追蹤恨碌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甫昔時於

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窗樣

○杜甫送許拾遺歸覲省

板輿

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

去朱輪四從一一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兼竹馬迎

推慮郡齋賓友少一盃春酒共誰傾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

父子

父子相反父子並壯

父子繼美父子連禍

假父假子

父子齊名

事類

天性

父子之道

家道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一一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孝慈

爲人子止於一一爲

作述

父之一之中庸幹蠱

父

家人

之非有子考

肯堂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矧肯構

問安

无咎易蠱卦

肯堂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書問安

問安

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寢門——內豎曰——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其有不安內豎以吉文王文王色憂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記

養志

前父喬梓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二子乃問商子母類

喬梓

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南山之陰有木名——

何不往觀之

二子往見——木高而仰——木實而俯

楂梨

張敷

還告商子商子曰——者父道——者子道也

世說

楂梨

小名

——父劭小名——宋文帝嘗戲之曰——何如

碎事

父不教子

古者

——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楂何敢比也

碎事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

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離離上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

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耳學遺羹

文王長子曰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天運

伯邑考紂烹

以爲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

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

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世紀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

中山之君——其——而——之——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

於——一

林文

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

荅曰烹其子而食

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

殺翁分羹

項羽聞成臯破亦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韓非子殺翁分羹

軍廣武與漢相守

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

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

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

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漢史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

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

證父攘羊

葉公

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文粹馬用之權論

證父攘羊

問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語

譏父

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鄉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

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杖擊之釣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諫父飲酒

國

日夜飲酒子窩

爲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窩言曰无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窩洗沐歸具言參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漢史

諫父寫書

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

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焉援以薏以吳王陽以衣囊

徵名廉名之間先賢所慎恢苟之不

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不畫官紙

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爲湘

州行事

一

善呼幕賓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

以成親之清白

炊飯延客

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

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

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歎密

二子

陳太丘有子元方

談鋒甚敵太丘令二子

二子委旣竊聽客語飯落釜

成糜而進客去太丘責之

二子言其故且誦客語无遺太丘曰

但糜自可何必

散財施親

鄰憎好聚斂積錢數十萬嘗開

日中散與

出入隨侍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无僕役乃使

親故都盡出入隨侍

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

載着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文若亦小坐着膝前子時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出

交游

推重

唐鄭士美好李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輩異日當交二郊間矣

朔望歸省

唐王起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以光福第本傳

以自適侍父河中廬中條山

歲節上壽

在田里每有逢

賊輒一詣京師適會一一公卿講習自

酺府奉酒

極歡人皆慶羨之

崖門整肅

魏司馬朗父

醡爲大尉父

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則不

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一一如此

車馬就養

陸賈爲太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

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一駟一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而

入

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

遇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无久溷汝爲也

責子

王

蒙顯授義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又失

辭大爲時貴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作懷祖而位

遇縣邈當由汝等

不及坦之故耶

責子

宋顏延之子峻貴重延之謂

見不私其子

王

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托魏知

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

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爲人多欲而寡謹是必以

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

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

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无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

陛下

私臣

取決於子

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之德俗濶頗招權

受賄言事者攻其晚歲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

私通生去病仲孺吏卑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父之去病爲驃

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趁入拜謁將

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之遺躋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道間得父

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

一之果父也下馬抱父

忍傷父名

田叔爲曾相卒魯人以

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無以百金

拜讀父書

吳頤愷每得父書常掃洒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

若父有疾耗之間則臨

求顯父名

甄逢常以父不得在國

驚垂泣語聲哽咽六帖

史而逢與元稹書願

移書於定館修撰韓愈

便能行幸於方州大臣以標

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信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

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

羞掩父德

袁宏遷桓溫記室後爲東征賦末列稱過江諸

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溫知之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

名德而獨不載桓溫

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

官敢專既不遑啓不敢請之耳

溫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曰風

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

軍城之節信義爲先溫

汝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

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

乃言无因曰功以濟時耽思靜亂

哀父不出韋陟以父不

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相敦曉乃強調洛

陽令宋環見陟曰盛德遺範尽在是矣

傷父被刑吳郡

陸襄

父閼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搘擣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啜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

昇輿傳

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不可絕食也

顏氏家訓
孫孝子傳見

太平御覽

父子相反 善惡不同

犧牛之子醉且角雖欲勿用

其舍諸注 父雖惡不害子善語

賢否不類

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

以瞽叟爲父而有舜孟子 父子相古

公孫丑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則是——則惡矣

父子責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鬻不孝

天子與之達又從而礼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离娄下

不從父請

唐崔湜爲兵部侍郎父挹性貪數爲人言請托以干湜湜多——由是一子相失

素違父命

前漢有浪子者家貲萬金自小不從父語臨亡欲葬山

上恐兒不從固言葬我着渚下石磧上浪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當從此一語及散家財積土繞之成

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

太平御覽

子能承父

詳見後

綽有父風

柳仲郢牛僧孺辟武昌幕府
有父風矩僧孺歎曰其積習

名教安及此耶

本傳

崔謹由有父風采

李昭德疆幹有七

父風

鄭裔淳峭立有父風

蕭頴士子有亮直有父風

自

爲五尺賦

歐陽公爲鳴蟬賦他兒皆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子棐

之不去公曰此兒必

此因以予之

歐集

子過於父

從仲舉遊

薛勤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爲

仲舉父出逐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

薛勤書詣勤勤頌而察之明日造焉

共卿言不

阮籍

王渾爲友渾子戎字濬仲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遇渾輒頃輒去過視戎良父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爽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

老蚌雙珠

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

如

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

程度弘毅偉壯之器也昧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後漢

雞羣野鶴紹

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

戎曰吾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撞

破煙樓 王魏郎雜箴云家各有鑿石焉井竈之謂也是以

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

思着鞭一躍當一一也

父子齊名

互見

趙氏二日

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

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左傳

陳氏三君

陳元方弟諱季方與父寔齊德同行號三君

父子之美

建

——也无是父无是子

揚子

父子俱清

胡質仕魏爲荊州刺史

自京師省父留十

數日告歸父賜練一匹曰吾俸祿之餘也及威爲徐州刺史

武帝問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得父一絕

宋之間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後之間以文章起弟之悌

以驍勇聞之慈精草隸世謂皆一一之一一與父齊名

王羲

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孟郊詩曰羲之生五子羲之又有之羲之善書子獻之亦能書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

父子驍勇

達奚震驍勇走及奔君荅曰固當不同

晋書

生此子

父子勲名

國朝韓忠憲

德

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

郎忠彥

范文正仲淹子忠宣

純

仁並以勲業著

曹武

惠彬子武穆寶臣

高武烈

瓊

子穆武繼勲並以武功著

父

子文章

蘇洵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其二子同率進士又同登制科

一日一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一一遂擅天下

父子並仕

互見

世家同在禁營

蘇瓌子頤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廷榮之唐書

朝

對

互見

父子學士

蔣乂一一爲

一儒者榮之

唐崔

廷榮之唐書

一門耳

父子學士

李宗閔進中書舍人

挹子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

唐崔

挹子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

父子同拜

李宗閔進中書舍人

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

吳元濟叛皇帝若曰韓弘汝以卒方

以爲寵

父子討賊

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其

以節度都統日生立迎

楊嗣復父於陵嗣復領貢奉時於
討軍平淮碑

日生立迎

陵自洛入朝乃率一一一置酒

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

生坐兩序壯以爲美

六帖

王方慶爲相時子
爲眉州司士一一一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

楊玄感

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取相近

公庭展敬

與父素

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

一等謝

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

一一一私一隋史

孫述廷中

坐令每朝會詔以御一一一

爲父增秩

書舍人父

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

請息補外

源乾曜進侍中

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

往京師一一一一以示首

之望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

絳州司功太

祝繫爲鄭尉

諸子侍立

竇禹尚書本燕人性嚴重家法整

居四參政五

補闕皆侍立

三子列侍

蕭何尚書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

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

制誥每對客一一一一客不自安省華曰李生列侍常也士大

夫以爲榮

漏水燕談朝服侍立

王溥

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祚累迁防

禦使每見客渾常一一一一客不安

求去祚曰李生勞賢

歸田錄朝班在前

吳正肅

公育在二府太保

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跋躇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

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父

王荊公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荊公左僕射雱

子同命

龍圖閣直李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輿服

同桓傳拜後金珠、父子主法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

有魯公東軒筆錄

父子主法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

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入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方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公不合

父子繼美

互見

曾公拜後

見世家類

西平有子

李咸傳帝狩梁州晟

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近見危死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万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從王西平郡子翹字元直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濟以翹爲節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翹令擊之以亂軍聲翹入城擒吳元濟

御子厚

荊公集

准我有臣

俱至宰相

漢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繼

爲宰相

蘇廷碩與

宋璟同當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斷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遇之竇至德父子一一代爲太僕

漢公孫賀自太僕卿遷丞

相其子敬聲一一卿代爲

刺史

韋康將一父端一

荊州

一父

魏辛毗老止傳舍康入舍時人榮之

代爲衛卿

魏辛毗爲衛尉

鄉子敞亦繼爲太守

劉馥爲楊州太守恩化大行子靜爲

爲衛尉卿

負荷繼掌誥命

明皇幸蜀傳位賈至譏冊進稟上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辭命乃尔爲之兩朝盛典出鄉家父子可謂繼美矣至頓首流涕

代有文辭

謝鳳子超宗有文辭作殷淑妃誅帝大嗟賞謝

莊曰趙宗殊

坐臥易處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居父官

有鳳毛宋書

坐

不敢當父舊位

皆

其一

文書著姓

世祖令鮑昱封降胡檄問有所怪否昱曰通官復爲司隸也

手植三槐

王晉公枯太祖朝爲知制誥使魏王溥爲相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枯赴貶時親朋送

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笑祜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枯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龍

國朝韓億忠獻公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縝維納多爲聞人

父子同戮

龍絳綃皆爲筆相雜爲門下侍郎以荀氏黃詩注

父子伏誅

漢周緝字文通爲沛郡守爲

父子

連罪

漢公孫賀爲丞相子敬聲爲太僕卿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代父死

史石奮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而自拘曰殺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

也臣當死乃

自刎而死

假父假子

秦室假父

秦太后與繆毒通始皇惡之車裂假父以徇史

魏宮假

子

太子納何晏收養中服飾擬

魏畧

納其母子

秦朗父爲張飛

所殺魏太祖

而愛助

合爲父子

世道衰人倫壞而

謂人曰豈有愛假

如孤者

親疎之理反其常

于戈起於骨肉異類

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

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

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
相資者邪。五代史義規傳

詩集

郎罷田

國哀閩也。困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
爲臧爲獲。致金滿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
——別一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棄。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困別郎罷。心摧血下。
闍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頭班衣兒啼真自樂。從

秦少游從師孝道也不惡。但得新年勝舊年。即如常在郎罷前。黃山谷送

尤異是龍脊李舟。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足赤渥洼。騏驥児

東坡孝人間好妙年。不必湏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受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絲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欽枉就。行役南登吟。曰。——毛走山碧。杜送李校書

生有種

鳳翫驥子！

毛詩、杜桂傳

生何用

殺翁

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何用生兒作。

相公才子

鄭生涵

劉季暮年无骨葬。昭陵可正平高帝詩。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來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切載酒殼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倦台鼎分政新邑洛。——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父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韓愈送鄭校理

甘棠子孫

廖齊父爽直嘗爲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於民間。見父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

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

道重見——舊——

青瑣後集

辭學省親

餘杭洪浩熙
間遊太子十年

不歸父已七十寄浩詩曰太子何蕃父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

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无蘇子印篋中幸

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

入蜀迎父

番陽

微浩得詩南歸因而去者十有三焉詩史
張吉父介方娘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與尚書
鼓器資同李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
怜之既長走蜀父初无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
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詩畧
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
尚壯今老矣兜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父詩畧云父昔離家子方
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

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李衡齋箋錄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

子性頗愛書一書未有必鑿囊市之窖
於後志未仲辭書無由悉備凡所有者
不過薄於日奉以致之耳間有先世所
達十不一二凡我子孫宜珍惜愛以
承厥志豈不思得之之難輕視以借以
致狼籍散失不孝之罪莫大焉至於借
古陰盜之徒又不仁不義之甚者矣予
故著之簡端伎倆者守者惕然知警云
大家宰從孫向容曹淇文漢達識

江饌以待之

生徒受業

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
李盧靈奏就家立講堂

來到升堂拜母

生徒受業

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
李盧靈奏就家立講堂

一十人隔紗幔

能識貴人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
余號文旦君侍婢十人

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

入舉孝子

晉具隱之字處默
人全別必是貴人

南鄭新書

居喪過禮與韓康

仙母隣康伯母聞隱之哭謂其子曰汝率銓衡當

奉此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遂率隱之階清級

而不酷

聽子馳決

鄭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

善果慶決或當理則悅可則引至床

下青

貢子煩苛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奢伯母數

延年

云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

義夫

掃墓地耳遂歸後歲餘果弃市東海莫不賢之

亦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

之肆嚴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

守有能政母助也

戒子舉兵

秦末天下兵起陳嬰亦起衆

之母曰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助子爲政

漢程寔母

之子曰吾爲汝家婦長見貧

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

勸子起事

桓彥範誅二張也初將

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

不並立義先國

勉子就獄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鈞黨禁

不可也

唐書

之日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

諱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今名復求壽考可得兼

教五

拜辭母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

爲無行路聞之爲

涕聲死詔獄年三十三

李賀母探囊中見所

欲嘔出心

期子成學

杜悰牧涒陽宏詞李宣古數陪燕飲

乃已耳

慮子吟詩

李賀母探囊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是兒

主出而抹之云尚書不念諸子李文選易衣而赴中坐長林請
侍與亦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万朵桃
肅栗夜深拋棄今春來接去使以勞杜公賞之後二子
商休儒休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雲溪友説

知子

必貴南史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
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憂子驟顯

潘孟陽初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

才而位丞郎喜子陰德孫叔敖爲小兒出遊見兩頭蛇殺

使吾憂之

五十五

見者必死後人見乃埋之母小行陰德必有報

勝不祥又除百禍汝无憂矣叔敖後爲楚相新序雜志

子曠禮

穆伯之喪故姜據其床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

內人皆失聲斯子記

也必多曠於礼矣

索刀破腹

宋廢帝子業性凶悖其母疾篤召之帝曰病人

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謂侍臣將刀來

拔刀逐賊

僕固懷恩

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南史後傳

朝

義率河朔若捨遺讓回紇歸國過太原爲辛亥京所拒閼

不犒軍大怒頓軍汾州遣子瑤攻雲州偏將焦暉等斬瑤首獻

關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

倘且及我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令軍中懷恩

以部曲三百走靈州詔輦其母歸京

烈婦人哉李傳

食羹請遺

鄭莊公

子六母

爲無行路聞之爲

涕聲死詔獄年三十三

李賀母探囊中見所

書詩多即怒曰是兒

欲嘔出心

六人聞之有見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

母皆嘗小人之一矣未嘗君之一以之公曰爾有母遺繫

我獨无穎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

穎考叔純孝也爰其母施及莊公隱元年

飲酒嘗吐蔡順字召仲有至孝之心

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

变

先賢傳

汲泉得魚後姜詩事母至

吐順恐中毒乃以其先賢傳

苦難後宅側鑿泉

嗜魚鑿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一汲輒獲双魚北魏

孟宗母嗜魚冬筍未生宗

出而有魚得以供

搖竹生筍

孟宗母嗜筍冬筍未生宗

時人謂孝魚泉

廣濟孝

投魚遺母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同以至孝稱

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齋大竹筒盛魚二頭

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見筒橫來觸岸

而取視有一魚含笑曰此我夫所寄也熟而進之聞者嘆駭蕭

子傳作鮀寄母孟七爲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

母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鮀寄母非

避嫌疑也吳錄陶侃母湛氏侃少爲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鮀

遺母母封鮀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知其孝乃遺

懷橘遺母吳陸續年七歲謁見袁術

登薈拜而墮地術問其故曰將以

其奇

浦金歸母

陳叔達爲納言嘗賜食得不奉

坐

奉之帝曰卿有

瓜葉進母

勝晏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

遺乎因賜之

李傳

晏恭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双瓜分一相遺率室驚異南史本傳殷悼生而謹原七情喪父哀號毀悴不爲戲弄得可啖之物懷持一一未嘗先食孝子僧羅威字德仁八歲

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爲業勤身苦体以奉供養其羹珍味隨時進前也珍饌供母茅容字述信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日光賢傳荅殺雞爲饌林宗以爲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拜

板輿奉母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

堂有羸老子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淮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

立櫟秋署退耕春寒往微兩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

升輶輶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食重結軛或

宴于林或裸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万壽以獻觴或一懼

而一喜壽觴舉慈頰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

頻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持節侍母

汝

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笏笏安母唐曹成王臯爲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一垂魚退之

爲母導輿

崔邠拜太常卿故草太常始視事大闕四

部樂都人縱觀邠自去帽親負母輿公

都人榮之唐趙隱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行數十里州

人以

廻候起居唐趙隱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

爲母

人以

百官拜恩於庭，班

一

紳以爲榮

職官分紀

書舍人母

迎還京師

陸贊爲中

奉母從軍

王緒劉行全南走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

弟審邽審知

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

寧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无母之人緒怒欲斬其

妻母猶事將

迎母遇賊

遼西太守趙苞

到官遣使

載以擊郡總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

與戶母作褐并織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戰母

妻皆被害包葬訖曰殺母

經亂失母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

全義非孝也歟血而死

北一尉而卒母非嫡

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

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

之跡云我平孫若求吾墓當於其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深有老

父年八十餘皆亡之是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李肇

國史不載

棄存母

曹操執陳宮謂曰柰卿老母

事遺朱康

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曰宮

害人之親老母存

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曰宮

聞范仁政

名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與其

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

連州

志文忠門柳子厚墓誌

疾當侵絕域仁傑曰君可貽親万里夢乎詣長史舊在

貨

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服矣

銅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服矣

小序

華原盧摵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訛

書

如初

取決於母

人也銜之結摵罪張鑑案驗摵當免官有

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摵摵免死而鑑坐
貶黜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罪道吾

所安也遂執

其罪摵

問計於母

王義方拜御史

得流鑑貶杭州司戶

世附麗匪人以期朝廷

內決劾奏意必得罪

母曰昔王母

母病下淚

史

伏効成陵之誚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

蕭徽明——風精年徽明晝夜祈禱時寒徽明——爲

之永加筋頰上叩頭血亦永不淄後其母遂安孝義集

輒病

母有疾志寬——令疑妻繫於獄馳驗如言本傳

母心亂

徐庶母爲曹公所得無謂劉備曰本欲爲明公效

失

立母指痛

舉藏盾者至性嘗隨父宿直廷累月不歸劉表累

刻木爲娘

丁蘭少喪母不及養乃——親形事之若生

張叔

郡縣嘉其孝遂上之圖形於靈臺孫盛逸士傳

見像

輒拜

金日磾母死武帝詔圖其形於甘泉宮

白鳥集墓

林攢母亡作冢屋其右有——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

屬驗實會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鳥亦回

翔詔作二闕於母墓前又表

隣里

轂士魏王脩年七歲母

其間時號闕下林家本傳

日悲慟——

抑瘞輒哭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

走犬大夫人性嚴母不勝怒卒

爲之——

故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孝及

憂疾不寐

司馬法嘗

奏名礼部

將入試殿庭

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

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爲友人所匿也

因語其友止告以聞

有疾池遂

召問其母

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

號勵而歸言問其母

母福壽多賜手詔

文祭其母

李觀以著作郎知臨江軍清

存問搢紳榮之

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

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謂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

爲訝詭曰無深訝也既而公擊節賞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

之始

如今有子如

軻雖

何歎尚享

乞郡夫人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封

母郡太君宰相爲公曰方爲學士擬封不义矣公曰母

八十二朝夕不可廟顧父兄以爲榮許之

例賜

治邑

官誥院敕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疋錦繡

以

乃奉親之榮也

春明退朝錄

詩

一月髻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簪簪俄頃羞頗珍寂寥人

男充治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杜甫送王碣

音例王珪之後此詩

稱雄盛

縫衣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

之贊

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郊遊子吟

萱草堂

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同上

集一階游子行天涯慈

恩重潘

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富如此尊榮萬等倫

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

紫詔鴛回紙

紫詔紫錦之詔也鴛謂

紙上之字有回鴛之勢也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筍味更竒

葵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

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

正霜

——尹吉甫之子吉甫惑於後妻虐伯奇無衣無

止

履而使——挽車伯奇順父之令不敢有辭○韓

愈著纁縑粗操謂尹吉甫子無罪爲後母譖而逐自傷作云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咎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伯以處囚無

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於野猶

霜以跡母生衆凡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盧花代

絮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衣之以——父知之欲

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孝子傳

蒲麻紵衣

晉王延後母以——與延——姑問之不言夏

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出水上延以

假蜂進讒尹吉

進母食之積日不盡於是撫之如己子

薛甫子

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蜂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

之母便大呼曰

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列女

出諧

崔衍父倫繼母李不慈倫復吐蕃歸李——以見問故

弟敦超曰衍所廬奉送夫人

逐子外出

薛包字孟常後母

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諧無入憎包發出之包日夜號泣遂不能去被打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

逐之乃廬於里門晨夜不廢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六年服喪

遇平哀戚訟子於公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有夫婦一其一不

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劔而逐之間之乃織纁縑給子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辭後母至京師母憐其幼隨至

長以一方進後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

調藥飲

知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

曰四子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子只遇病

同母親調藥餌恩情篤密父乃瘳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

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遇乞就

刑縣言於郡郡表異其母蠲徭遣四子許以脩革

自養見後出妻類蒸

埋子終孝

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

黎叱狗下注

奉事甚謹

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

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

也遂葬之

裴子野志略

奉事甚謹

柳公綽事後母薛謹甚

奉事至孝

後漢胡廣年八十心力克壯爲太傅繼母在堂

被毒逾謹

朝夕省膳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母卒居喪盡禮

年被毒逾謹

後漢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

遭誣不

死

閻續後母誣續盜父時金訟於有司被清議所棄

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解乃移中正復品

天寒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其

母嘗欲得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双鯉躍出又思黃雀炙有數鳥飛入

幕中庭有口柰母今守之風雨抱樹而泣

井涸禱泉

唐宋

事繼母孝會大旱

母羸疾非泉水不通口

託疾勸母

楊厚字仲植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

流涕

親乃一一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後改意恩養加篤

流涕

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遽翻

母多偏愛

庸之性後夫

之後每食覽必嘗之朱意乃止

母多偏愛

多寵前夫之孤

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

亦事矣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撫撫鞠養積習

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一室之上官李氏嫁莫不爲防焉

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

門戶之禍也終不再娶

吉甫賢父也

伯奇孝子也以賢父

顏氏家訓

終不再娶

吉甫賢父也

伯奇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

之伯奇遂放逐

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

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要此等

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骨肉傷

心斷腸者何可勝數謹之哉謹之哉

同上

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
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要此等
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骨肉傷

心斷腸者何可勝數謹之哉謹之哉

同上

伯叔母

壯母叔母

父之兄妻爲——父之弟妻爲——爾雅孝事伯母

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

蔡氏以孝聞三十國春秋

宋謝瞻幼孤叔母抚养有恩同於至親

伯母授經

薛播早孤——林通經史善屬文——諸子及播兄弟

晉

叔母勸學

皇

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得瓜果與叔母任氏曰三牲之羹無慰我心昔孟母三徙終身篤學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帶經而

農

所生母

尋訪得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不

逮治平中官至正良矣或傳其母嫁爲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依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季定見其序入沈恨東軒筆錄詩見前母子類後

不肯持服

蔡延慶所

生母已亡不爲服久矣聞季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蠅匡蟬綾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

人焉善人惡人相去乃尔遠耶

東坡志林

庶母

不以爲妙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

雖賤必貴

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

史

屈節爲妾

周顓母季

氏字絡秀顓父爲安東將軍求絡秀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顓及嵩讓甯曰我汝家

口禮延賓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母聘爲妾生侃陶氏貧賤母

乃徹所卧新薦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髻髮

進饌於客

裴秀母賤嫡母

宣氏不之礼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

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

小兒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

崔道固爲宋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致酒於客

呂參軍被

遣青州刺史長史以下並詣道固諾

等復其所生句

「炙」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无人力老親自執効方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

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贈其諾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

母即

姑婢阮孚之

王符傳安寧俗鄙庶

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又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論

乳母犯事

漢武帝嘗於外

帝欲申憲乳

必望濟若將去時但當憂顧帝慎勿言此或可冀耳乳繼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材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免罪○韓晉公浙西觀系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况詣公既之公

民要乳母今爲僕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捨之史遺

乳母被殺見姊婦類注

韓氏乳母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貞爲韓氏家乳其兒愈

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孝進士第歷佐沐徐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誕六十四病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空封且刻其

蘇氏乳母

乳母任氏名孫蓮

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裹乳云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客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之北銘曰生

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不以葬之不必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所不之也

墓誌

孫母

保母

以貴父命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

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喪服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敬謹而寡言者使爲子飾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

內則

爲慈母服

昔者魯昭公少長其母慈母良及其死也欲

公不忍爲

之服之有司以聞曰古之妻无服今君爲之服

召公始也

銘保母墓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

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

蜀繡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葬開元寺後八

達波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
午也銘曰百世之後麥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

也坡

出母

出母無服爲父後者爲一云不出母不

敢以私喪廢宗祀之礼

礼

喪

子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

喪乎子思曰爲及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及也

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

莫慰母心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

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凱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詩曰凱風自南吹以棘薪有子七人

不增母

夫人猶泣統曰欲

乃不顧也



